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間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内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蓋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歟弇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能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爲無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爲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

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問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強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強應是无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說之不通義當是印詩瞻仰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正四

武林道士 許伯秀 撰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也及爲无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无問之而不得問也窈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爲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爲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爲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无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平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馬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哉光曜之間知北遊之大旨也

鴻臚云子能有无未能无元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爲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半圓覺云說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爲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假不用爲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郭註捶鉤之輕重而无蒙芒之差都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爲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鉤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

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无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无所谓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假不用爲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鴻臚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炯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用者道之无爲而无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爲无不爲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

○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无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爲无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莫其不可及也捶鉤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无有之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物孰不資焉无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爲无有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

○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有侍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无不得化而爲有亦不得化而爲无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爲先物道乃至无既无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

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

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

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

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疑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真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爲不神者求嗜好无厭欲羨願質也老同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

自而散有爲無積無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變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穷已也聖人芻狗百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也

○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无穷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 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謂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違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未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得不照不昧无古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死不以死滅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烟非後烟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穷由於造化之无穷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穷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故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齊氏之圓黃帝之圓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草木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喜不能樂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運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圓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猶以是非相鑿，鑿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聖之所遊處，鑿也。儒墨之師天下難，則是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草木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真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及，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  
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  
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  
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  
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剝也。圓者  
田狩之地，圓者場圃，圃狹於圓，宮狹於圓，  
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而變下衰。

○不能使之復朴乃感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整者和而一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兒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間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來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資之存不匱變之出元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衰者邪

碧虛註殉物曰外化全真曰內不化蕩性曰內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化一不化者本末常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

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圓圓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光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迂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責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強知強能與物相傷是為大病僅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遠矣

○腐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內不化與接為構為內化與物靡刃為外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宜也靡磨也宜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  
○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淺薄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上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淺薄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上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固國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鑿傷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園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爲山林臯壤獨善之樂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鄙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无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况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真知无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爲但无心於言爲之。

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壁。无爲无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無朕元爲而萬

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臺中之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稀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莫虧之文化陰陽嗜醜而自生勃然出渺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沒秉自墮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况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